

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敬慕: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

[日本]下定雅弘

摘要:孟浩然一生都保持着对陶渊明的敬慕之念,但是,其敬慕态度以应试不第为分界线有前后不同的明显变化。前期,他往往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纯粹地表达出对陶渊明的亲密感情,以及在陶渊明式的世界中生活的怡然之情。但应试不第后,隐居故乡的生活没有了过去舒适、愉快的感觉。他明确知道了田园生活并不是自己的本怀。后期的孟浩然,在求仕的欲念与甘于隐居之间强烈动摇。为摆脱求仕不能的苦恼,他憧憬陶渊明的世界,但此世界不再是前期把自己比作陶渊明那般亲密的世界。

关键词:孟浩然;陶渊明;前期;后期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2)03-0048-05

作者简介: 下定雅弘,日本冈山大学教授,唐代文学研究专家。

前言

孟浩然十分敬慕陶渊明,他说“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李氏园卧疾》)、“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终其一生他都保持着对陶渊明的敬慕之念,但其敬慕的态度,在前期与后期之间有明显的不同。拙文旨在以孟浩然诗歌中与陶渊明及其诗歌有关联的表现为材料,考察孟浩然从前期到后期思想意识的变化,并涉及陶孟两位诗人处世思想的差异。拙文中所指前后期以孟浩然长安应试为界,前期指其41岁长安应试之前的时期,后期即应试不第后一直到其去世。

一、前期——把自己当陶渊明看待

孟浩然诗歌的系年工作目前还不完整。拙文大部分依据现有的研究成就系年,有时据笔者意下判断。

在其前期作品中,从其化用陶诗较明显的几首诗中,可以看出其对陶渊明的敬慕之情。

南陌春将晚,北窗犹卧病。林园久不游,草木一何盛。狭径花将尽,闲庭竹扫

净。翠羽戏栏茗,赭鳞动荷柄。念我平生好,江乡远从政。云山阻梦思,衾枕劳歌咏。歌咏复何为,同心恨别离。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遥情每东注,奔晷复西驰。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穷通若有命,欲向论中推。(《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

唐明生先生说,此诗作于开元八年(720)前后^①。“张八”是同乡的友人张子容。诗人在此诗中咏出晚春卧病时的感怀,寄赠张子容。孟浩然在故乡,张子容在远离故乡的贬地。“贾谊才空逸”暗指张子容被贬,“安仁(指潘岳)鬓欲丝”表现出孟浩然在故乡亦怀才不遇、老大无成的悲哀。“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强烈地表现出他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与怀才不遇的愤慨。

此诗随处可见借用陶诗的痕迹。与“南陌”类似的语汇,陶诗中有“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咏贫士七首其二》)等。“北窗”是出自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① 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6页。

“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草木一何盛”则据陶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的“孟夏草木长”而改写的。

他本来敬慕陶渊明闲雅的生活,加之此时得病,因此此诗前四句吸收、化用陶诗,将自己的生活幻想成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而安慰自己。但下面咏出的却是与友人离别的悲哀与两人怀才不遇的愤懑。

这似乎让人有点费解:如若敬慕陶渊明式的隐逸生活,那么就不应会向往入朝为官;如若渴望入朝为官,那么就不应甘于隐逸生活。这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为何会同时存在?孟浩然又怎会表达出这种貌似自相矛盾的想法?

让我们先从孟浩然的更加清晰地表明其对陶渊明敬慕心迹的诗歌典型入手,来一窥根源。

府僚能枉驾,家酝复新开。落日池上酌,清风松下来。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谁道山公醉,犹能骑马回。

(《裴司士见访》)

此诗作于诗人早年。裴司士是襄州司户裴拙^①。此诗咏出裴司士白天到访,孟浩然用新开的家酝招待,主宾欢饮直至日落,客人兴尽而返的情景。诗歌写得富有人情味。说“家酝”,诗人心中想象出陶渊明的“家酝”。“厨人具鸡黍”是借鉴自陶诗《归园田居五首》其五“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的表现。他完全把自己当陶渊明看待了。

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鹤鸽心。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这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洗然弟竹亭》)

诗为诗人早期的作品,表达了兄弟之间的真情及他们的胸怀大志和脱俗超逸的精神气质。“鹤鸽”是兄弟的比喻。“酒中趣”是陶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的语汇。“琴上偶然音”也是敬慕陶渊明而喜爱弹琴的表现。表明诗人自己与弟弟都是具备脱俗超逸风骨的人,完全将自己比作陶渊明。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

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过故人庄》)

诗约作于诗人隐读襄阳之时,这是一首写诗人应邀去做客的诗歌。此诗也明显地表示出孟对陶渊明田园生活的亲近感情。“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是据陶诗《归园田居五首》其五的“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把酒话桑麻”是据陶诗《归园田居五首》其二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结句也化用了陶诗的《九日闲居》序“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他完全把自己比作了陶渊明。

应该注意的是陶渊明是个农夫,是他去招待近邻的农人;而孟浩然写出的却是被农民招待与他们欢饮的情趣。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去,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田家元日》)

“强仕”语出于《礼记》曲礼:“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此诗作于四十岁时。“无禄尚忧农”表示四十岁还未实现入朝为官,只能靠农业收获生活的感慨。但他不陷于无奈或悲哀的情绪,却表示出对农民的亲密感情。此诗也表现出他视自己为陶渊明的心理状态。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孟浩然本身到底不是个农夫。他认为不久后,他一定是“振羽仪”(《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在宫阙的人。

上面简单地探讨了孟浩然向陶渊明致敬的几首典型诗歌。这些诗中他表现出了沿袭陶渊明的精神、接近农民们的生活状态,无疑是愉悦的、舒适的。但请注意,这并不表示孟浩然真的愿意跟陶渊明一样作为农夫过日子。

下面,再来看表示他的苦恼和矛盾的作品。读这些作品我们才可以看出前期的孟浩然对陶渊明敬慕之情的真实内容。

弊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卜邻劳三径,植果盈千树。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书枕时将晚,丘园日空暮。晨兴自多

^① 陈贻焮《增订注释全唐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254页。

怀,昼坐常寡悟。冲天羨鸿鹄,争食羞鸡鹜。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

(《田家作》)

诗当作于开元六年(718)作者三十岁时。这时诗人隐居在家,思想上充满了矛盾,内心极度苦闷。这首诗可能是孟诗中最激烈地表现出入朝为官的志愿的作品。

“弊庐隔尘喧”是据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而来。“卜邻劳三径”是借用陶文《五柳先生传》“聊欲弦歌,以为三径资”、《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植果盈千树”也句出陶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此诗结构与前文的《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很相似。开始写对陶渊明式朴素、闲雅生活的满足之情,下面却表现怀才不遇的悲愤。

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昼夜常自强,词赋亦颇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屡空。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邀离异,翻飞何日同。

(《书怀贻京邑同好》)

诗作于诗人三十岁左右。诗人自抒怀抱,寄赠在京友人。此诗全篇充满着入朝为官的强烈愿望。其中有“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两句,“守固穷”可看出是源自《饮酒二十首》其十六“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所说的陶渊明人生观的关键思想。他这里明确地放弃了这种思想,宣言跟自己毫无关系!

说到这里,孟浩然在前期对陶渊明的看法与态度基本上比较清晰了。前期时,孟浩然认为他现在的隐居生活不会永远持续,不久后他定能入朝为官,现在的生活是成为朝臣之前作为准备的暂时的闲雅生活。因此,一方面,毫无矛盾的,如《裴司士见访》、《洗然弟竹亭》、《过故人庄》、《田家元日》等吟咏的那样,他单纯地表达出对陶渊明闲雅生活的无限亲近。但另一方面谋求举荐很不容易,直面难以为官的情况

时,如《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田家作》、《书怀贻京邑同好》,他便宣泄出了怀才不遇的激烈愤懑、强烈不满。

二、后期——表明离陶渊明的距离,再度憧憬陶渊明

下面,来看孟浩然后期对陶渊明的敬慕。

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晏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渔思旧潭。

(《京还赠张维》)

“张维”应作王维。诗作于开元十八年(730)冬孟浩然42岁入京应试不第后离开长安回故乡时。“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是据陶诗《饮酒二十首》其十九“拂衣归田里”,“欲徇五斗禄”逆陶渊明“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故事而咏出。“其如七不堪”是根据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不堪者七”而来。“游鱼思旧潭”是改写自陶诗《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的“池鱼思故渊”。

此诗前四句表明了孟浩然与功名权贵决裂、归隐山林的决心。后四句进一步从自己的性情与为官相矛盾上表达了对为官的鄙弃。他这里表现出对陶渊明闲雅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却无意识得流露出了自己已不在陶渊明的世界。陶渊明式的闲雅生活,对孟浩然而言,与前期明显不同,不是那么亲密的世界了。

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春雷百卉坼,寒食四邻清。伏枕嗟公干,归山羨子平。年年白社客,空滞洛阳城。

(《李氏园卧疾》)

此诗应作于应试不第后,开元二十年(732)春至洛阳时。“公干”是刘桢。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二,咏出了曹丕探望卧病刘桢时,刘对曹的深厚感情。“子平”是向长,字子平,隐居不仕,屡辞征辟,建武中,为子女嫁娶毕,与同好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白社”在洛阳古城建春门东。孟浩然,此时寓居洛阳,憧憬陶渊明那样的闲雅生活,贴切地表现了自己卧病思归的心愿。

此处需注意,“我爱陶家趣”此说法,是将陶渊明客观化、对象化的表现。此时,陶渊明已

不是过去那样与自己亲密无间、宛如一体的存在了。应试不第,这个事实彻底粉碎了他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的不现实、浪漫、简单的想法。

弊庐在郭外,素业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朝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还寻静者论。

(《涧南即事贻皎上人》)

前四句,诗人依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那样的陶渊明式的世界而勾勒了一幅乡村农家、田园林野的静态画图。唐明生先生推测,诗作于诗人早年家居时期^①,但我认为此诗大概作于其后期。因为此诗充满着寂寥感情,与《李氏园卧疾》的情绪非常接近。“素业唯田园”,诗人确认,过去依靠农业收获生活,而现在也是,没有变化。通过这种确认,下面他表明隐逸的决心。这不是像前期那样,开朗地、单纯地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的诗歌,而是表明甘于田园生活的苦涩、寂寞感情的诗歌。在此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情况和心情与陶渊明的世界与心境有较大距离了。

春余草木繁,耕种满田园。酌酒聊自劝,农夫安与言。忽闻荆山子,时出桃花源。采樵过北谷,卖药来西村。村烟日云夕,榛路有归客。杖策前相逢,依然是畴昔。邂逅欢觐止,殷勤叙离隔。谓余搏扶桑,轻举振六翻。奈何偶昌运,独见遗草泽。既笑接舆狂,仍怜孔丘厄。物情趋势利,吾道贵闲寂。偃息西山下,门庭罕人迹。何时还清溪,从尔炼丹液。

(《山中逢道士云公》)

此诗约写于诗人长安落第归来后。此诗先描写云公脱俗超逸的生活,然后表明跟云公学仙道、过闲静安宁生活的愿望。可以看出落第后,诗人心中还是存有入仕的愿望,但又想放弃这个志愿的强烈矛盾。

该注意的是,“农夫安与言”一句,表明对孟浩然来说,农夫不是对等的谈话的对象。对他来说,农耕与农民终究不是自己的抱负所在,本来就是有距离的存在。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朝列,吾慕颍阳真。

(《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

诗约作于开元年间诗人自吴越返乡后。此诗前四句说,自己最爱陶渊明,并点明爱陶的具体内容。“羲皇人”是陶文《与子俨等疏》“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中的语汇。这只是一种回忆,却不是他现在的心境。下面六句明确地表明,与陶渊明正相反,自己其实是拼命地汲汲于世、追求功名的人。“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其内涵很深。表面说,回乡太晚,农耕最重要的时期已过去了,实际上是自己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做农夫过农耕生活的一种告白。因此,前十句,诗人将自己与陶渊明区分开,直抒远离世俗(陶渊明)与身在世俗间(孟浩然)的人的区别。下面六句点出了他憧憬的高士与陶渊明式的隐士的具体差异。

孟浩然说“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朝列,吾慕颍阳真。”这表明了他自己真正向往的隐者生活。“北窗”出于陶文,“采芝南涧滨”典出《诗经》的《召南·采苹》:“于以采苹,南涧之滨。”“颍阳真”,指许由的故事。相传尧欲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便逃到箕山之下、颍水之阳隐居。孟浩然在这里明确地表露了自己最仰慕的乃是许由,而非陶渊明。孟浩然真正向往的是像许由那样,先受到尧帝很大的重视,然后却脱离世俗、开始隐居的这种隐逸方式。

给园支遁隐,虚寂养闲和。春晚群木秀,关关黄鸟歌。林栖居士竹,池养右军鹅。炎月北窗下,清风期再过。

(《晚春远上人南亭》)

远上人,生平事迹不详。诗约作于诗人晚年,表现诗人晚年不问世事、安然自适的生活态度。“给园”即“给孤独园”,亦称“祇园”^②。这

^① 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9页。

^② 陈贻焜《增订注释全唐诗》,第1253页。

里指远上人的园。“春晚群木秀”据谢灵运《入彭蠡湖口》的“春晚绿野秀”改写。“炎月北窗下,清风期再过”二句是上揭《与子俨等疏》中的清爽情景。要注意“清风期再过”一句,意味着孟浩然希望再一次体验过去把自己比作陶渊明,在北窗下纳凉的那种舒畅、闲静的境界。

小 结

孟浩然一辈子敬慕陶渊明。但是,其敬慕态度以应试不第为分界线有较明显的变化。

在未去应试的前期,他往往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纯粹地表达出对陶渊明的亲密感情以及在陶渊明式的世界中生活的怡然之情。孟浩然的这种心境,一方面是其恬淡自然的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还未曾直面求仕的困难。他认为此时的田园生活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是入朝为官之前的暂时的生活。因此他可以肯定、喜爱这种田园生活,并能把自己的生活当作陶渊明的生活来看待。

但应试不第后,隐居故乡的生活没有了过去舒适的感觉、愉快的味道,成为不值得爱慕的生活了。他明确知道了田园生活并不是自己的

本怀。陶渊明的世界成为了距他遥远的世界了,没有了过去那样的亲密感。后期的孟浩然,在求仕的欲念与甘于隐居之间,强烈动摇。为摆脱求仕不能的苦恼,他憧憬陶渊明的世界。但此世界不再是前期那样把自己比作陶渊明般亲密的世界。

对孟浩然来说,陶渊明的世界,前期是脱离世俗的闲雅生活,让他单纯地亲近,与他的理想抱负没有矛盾。后期,陶渊明的世界成为他为求得心灵安宁的传统隐逸生活的一个方向了。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孟浩然虽敬慕陶渊明,但他对农耕的态度跟陶渊明有着根本的不同。陶渊明41岁后一直到去世的63岁,都以农耕为生。他隐逸生活的实际内容就是农耕工作。其中他发现了无数的乐趣,很多诗歌都能表现当时闲静而生动的诸多情景与心情。相反,孟浩然其实并不希望作为农夫从事农耕,而且他也完全明白自己的这种态度。因为他志在入朝为官,成为农夫并不是他的人生选择。此问题,不仅是孟浩然研究的问题,亦是陶渊明研究上的重要问题。今后,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On Meng Haoran's Respect for Tao Yuanming: a Shift from the Early to the Late Stages

Sitachi Hiyabi Hiroi

Abstract: Meng Haoran has always respected Tao Yuanming in his lifetime, which undergoes shift with the failure 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the dividing line. In the early stage, he compares himself to Tao Yuanming, expressing his affinity with Tao Yuanming and pursuit for a carefree life in an idyllic place. After the failure 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is seclusion in hometown loses its original pleasantness and comfort. He realizes that an idyllic way of life is not in his nature. Tao Yuanming's world thus becomes distant and loses its charm. In the late stage, Meng Haoran vacillated between his pursuit of political position and comfort in seclusion. His aspiration for Tao Yuanming's world thereby becomes an escape from worldly worry and guarantees spiritual peace without the original sense of emotional affinity.

Key words: Meng Haoran; Tao Yuanming; the early stage; the late stage

Sitachi Hiyabi Hiroi, professor & renowned researcher on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Okayama University, Japan.

责任编辑:刘云